

v

0227.6

045

5



駢志卷之七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丁部上

桀失金椎

紂走玉馬

孝經援神契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

后指桀

論語比考讖殷惑妲己玉馬走任昉牋云玉馬駿奔

表微子之去

桀作璇室

紂作傾宮

寰宇記絳縣璇臺瓊室在城南門夏桀造



晏子春秋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璇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

斲朝涉之脛

鏤朝涉之脛

秦誓商王受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按淇縣界有斲脛河

宋策康王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鏤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

商紂剔孕婦

東昏剖產婦

周書商王受刳剔孕婦

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觀其胎

南史東昏侯時出游走驅斥百姓嘗至沈公城有一婦

人當產不去因剖腹看男女

射天毆地

射天笞地

論衡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之

宋策康王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

曰威服天下鬼神

從臺上彈人

噉焚搏人

在樓上彈人

奪兒飼狗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歛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噉夫焚焉



明傳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

北史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又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載記石季龍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

觀人避丸

見上

觀人避箭

舊唐書巢王元吉守并州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嘗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爲笑樂

幽王舉燧不信

田倉舉燧不實

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及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又呂覽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



真至幽王身走乃歿於驪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  
寇失真寇者也

西陽雜俎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某居中  
城少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以拒漢兵光武二十四年  
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爲臙舉燧請  
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  
戰而歿

僅亦守府

但爲寄坐

國語晉文公旣定襄王於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  
弗許曰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  
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  
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  
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  
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  
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  
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

魏志司馬宣王奏曹爽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  
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  
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  
樹私計根據繁牙縱恣日甚外旣如此又以黃門張當  
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



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昌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

言秦寇至者射之  
報齊寇至者殺之

呂覽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

又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歿今也報其情歿不報其情又恐歿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歿者歿先夫亡者亡于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歿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



五  
壑山堙谷

夷山堙谷

史記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壑山堙谷千八百里

北史楊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歿宮側時聞鬼哭

漢武帝遣方士

漢元帝求方士

史記漢武紀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歿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上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

桓譚新論漢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於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暉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中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

神藥可得嘗爲魚苦故不得至  
仙人可見上往常遽故不得見



秦本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  
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  
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  
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  
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  
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  
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  
平原津而病

郊祀志公孫卿言於武帝曰仙人可見上徃常遽以故  
不見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  
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側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  
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天臺置  
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

繭主翁

立面首

漢書武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  
歿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上嘗從主飲主自執  
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董君  
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  
昧歿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  
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主  
人翁



南史前廢帝紀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

發丘中郎

模金校尉

魏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曹操署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 南史宋景和時倣魏武置

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

按洪容齋氏曰嚴有翼所

著藝苑雌黃頗務譏詆東坡公皆近於蚍蜉撼大木如正誤篇中撫其用五十本葱為種薤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為中郎解模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鄭餘慶悉胡蘆為盧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挾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葱為薤用校尉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按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

蜀後主喜笑自若

陳後主耽醉罕醒

漢晉春秋司馬文王與後主劉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克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况姜維邪克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南史或言陳後主名叔寶反語爲少福亦敗亡之徵云  
既見宥隋文帝給賜後主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  
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  
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  
肝監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  
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常侍宴隋文帝目之曰  
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

孫權以水灑羣臣

孫皓激水流宮人

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  
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  
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  
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  
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又初孫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  
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  
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少者  
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官人有  
不合意者輒殺流之

官人以鹽汁灑地

淑妃以鹽水灑地

晉書武帝按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



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官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水灑地而引帝車唯胡貴嬪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

南史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鹽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况於人乎

御黃門被

納從者履

晉書惠帝單車走洛陽道中御中黃門布被

又惠帝至溫將謁陵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歔

惠帝米飯

獻僖宗糗餌

晉書惠帝幸成都王穎軍穎敗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齋侍中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千詔貸用所有買飯以供官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官人有持升餘粒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鷄帝受之

舊唐書黃巢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須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曰卿爲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爲塵吏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



馬志  
麴麴屑爲粥

燒餘米供膳

晉書愍帝時京師饑甚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麴麴允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歿于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因城未陷爲羞歿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

又成帝三年蘇峻揮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大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

青衣行酒

執戟爲導

晉書劉聰大會使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

又劉聰出獵令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歔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

以的畫腹

持稍擬胷

南史蒼梧王屢欲害齊高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



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歛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帝腹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北史文宣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斛律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將南詭西將東詭北

東行驅西南行驅北

南史齊明帝性猜忌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

又東昏侯率一月二十餘出旣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

黃紙囊盛

黃案包裹

南齊廢帝鬱林王爲太孫時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

又後廢帝東昏侯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闔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

鑿冰沉屍

以雪埋人

北史魏濟陰王暉業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



出此言知卽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暉業神色自若仍鑿氷沉其屍

舊唐書滕王元嬰驕縱逸游動作失度出畋以彈彈人將爲笑樂凝寒方甚以雪埋人

犒軍士以糲食乃返戈大呼

給募卒以廩麥乃譟聚趨府

舊唐書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詔姚令言率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攜子弟而來望至京師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翊犒軍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憤怒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革命捍

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往次漶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比約東都有厚賞兒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綵二十車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輔往撫勞之纔出內門賊已斬關陣於丹鳳樓下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

又李絳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三年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



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爲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譟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爲亂兵所害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劉琰搥胡氏而妻母絕朝慶之儀

坊記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房曰劉氏妻胡氏入質太后太后不許留胡氏經月乃

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搥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搥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膳夫庖人多著繡衣錦袴

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

後漢更始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於罵詈道中

音義曰諸於太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楊雄方言曰

襜褕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襜褕

魏書乘輿獻帝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



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閣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蝦蟇給官稟

犬馬食縣幹

晉中州記惠帝爲太子出聞蝦蟇聲問人爲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蝦蟇在私地爲私蝦蟇令曰若官蝦蟇可給稟先是有識云蝦蟇當貴北齊書幼主時犬馬鷄鷹多食縣幹

王莽常持威斗

牛輔常把靈符

漢書王莽之敗也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譟譟曰當柰何時莽紆衾服帶璽韞持虞帝七首天文郎按式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

魏書董卓旣誅卓婿牛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鉄鎖致其旁欲以自彊

齊文宣帝以祈雨不應掘西門豹冢

魏奚康生以祈雨不應恥西門豹舌

北齊書時夏大旱文宣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



其冢

魏書奚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

毀佛爲錢

毀佛鑄錢

南史梁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南平元襄王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錙多加毒害後遂惡疾

五代周世宗卽位之明年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法身世爲妄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

皆不敢言

徐廣請桓玄立七廟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

晉書桓玄旣篡徐廣據晉典請追立七廟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

南史王偉請侯景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勅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笑之



王夷甫勸稱尊號取石勒怒

韋祖思恭懼過禮取勃勃怒

晉書王衍字夷甫時石勒與衍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  
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  
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天  
下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  
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墻填殺之按史臣曰漢  
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  
班者歟濟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  
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苟  
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  
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  
貸頽牆之隕猶有禮也

載記赫連勃勃歸於長安徵隱士韋祖思既至而恭懼

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

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

死之後汝輩美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

評曰二子身陷  
於虜死而歟耳

媚虜何爲彼其甘心媚虜誠惜其死也而外卒不免何  
如罵賊死者千載而下尚凜凜有生氣哉二子可謂非  
夫矣

叔孫所事十主

馮道所事十君

漢書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  
可與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



矣毋汗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  
四人西

五代史馮道少能矯行以取稱于世及爲大臣尤務持  
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  
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  
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世佛出救  
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爲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  
賴道一言之善也

劉嘉八其

郭霸四其

漢書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王莽專制朝

政必危劉氏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遂進攻宛不得  
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  
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曰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  
咸欲褰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胸刃  
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墻夷其屋焚其器  
應聲滌地則時成創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願諸崇  
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加亳社以賜諸侯用未監戒  
于是莽大說

師古注曰則  
時曰時也

舊唐書郭霸爲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于則天前自  
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  
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爲四其御史



李義府爲李貓

李德柔爲李貓

舊唐書李義府柔而害物時謂之李貓

南唐近事李德柔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

號李貓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韓盧樂工爲伶

倫諂佞爲寒謬以此貽譏於世

郭尖

李錐

北史郭景尚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

又李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

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

義孝

義息

北史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

興等並爲義孝 又恩倖傳王叡出入帷幄及疾病孝

文太后每親侍疾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縞冠送

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又劉騰爲司空擅生殺之威八座九卿旦造騰宅參其

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得見者及薨於位中

官爲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闔官爲義服杖經衰縞者

以百數

那得此副急淚



何處得應急像

南史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極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

北史封述息娶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使用

何火乞兒

洹寒水子

天寶遺事張九齡鄙朝士向炎者爲向火乞兒

晉王沉釋時論有水子出自洹寒之谷

求押一字累日不遂

但署一字猶不能盡

舊唐書王鉷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近宅爲使院文案堆積胥吏求押一字卽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絕於門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

又楊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吏

弄臣

弄兒

漢書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君其釋之

又金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卽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霍光愛幸監奴

梁冀愛幸監奴

漢書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

都亂

按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子都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鑒者

子都之名

後漢書梁冀愛幸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冀妻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内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似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于灰徙

中貴但呼五郎

軍中呼爲十郎

舊唐書肅宗時宰官百司不時奏事皆因李輔國上決



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卽加推訊府縣按鞠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勅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又程元振權甚于李輔國軍中呼爲十郎時來瑱名將裴冕元勳二人旣被誣陷天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驕豪自處不顧物議

車行酒馬行炙

車行酒馬行肉

帝王世紀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朝野僉載隋諸葛昂高瓚爭爲豪侈昂屈瓚串長八尺餅濶丈餘餽龕如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瓚復屈昂以車行酒馬行肉確斬鱸碾蒜齏自唱夜叉歌以送之

日食萬錢

一食萬錢

晉書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劬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味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又任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

咄嗟便辦

造次便辦

晉書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菹嘗與王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荅曰豆至難煮豫作肉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蒔菹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蹕轅則駛矣于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

告者

南史中書舍人劉休嘗詣阮佃夫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

東封扈從每色爲一隊

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

舊唐書王毛仲爲行太僕卿部統嚴整群牧孳息遂數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爲一隊望如雲錦



又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楊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艷粧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凡婚嫁皆因韓虢爲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稱旨

安成食臨汝飾

北路魚南路徐

南史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侈豪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

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

湛之徐

又徐鯤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鯨頭日進三百

鷄跖必食數千

南史梁宗室臨川靜惠王宏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氏潘妃寶屨直千萬好食鯨魚頭常日進三百

呂氏春秋云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



而後足

妓圍

肉陣

天寶遺事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官妓密圍于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爲妓圍

又楊國忠于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煖故爲肉陣

鄭襄謂新美人掩鼻

江充告衛太子蔽鼻

楚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始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

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三輔故事衛太子獄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獄當以絺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鼻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



子走還 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許曰甚哉讒口之可畏也淫昏如楚懷袁術無惑已漢武英主也而讒入焉害及女寵無惑已太子天下本而亦以讒死讒之亂人家國也如是

斷手足居鞠域中

截手足投酒甕中

漢書呂太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重耳飲瘡藥使居鞠

域中名曰人彘

按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後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櫟高后掖忽而不見

上之趙王如意爲崇遂病腋傷而崩

舊唐書則天杖廢后王氏及良娣蕭氏各一百截去手

足投于酒甕中曰令此二姬骨醉數日而卒後則天頻

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

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

按申鑒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

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承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鈞弋不幸不憂傷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邵矣哉○注曰卽高也

王忠噉人

朱粲噉人

魏畧曰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饑乏噉人後歸曹公拜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



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爲歡笑  
舊唐書朱粲大業末爲盜自稱迎樓羅王會百姓大餒  
死者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  
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于人肉乎但令他  
國有人我何所慮卽勒所部有略得婦人小兒皆烹之  
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隆高  
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  
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  
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于坐  
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于王世充拜爲龍驤大將軍東  
都平獲之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  
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

張子吞仙

劉闢吞人

北夢瑣言唐張昺尚書有五子文蔚彞憲濟美仁龜皆  
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  
道經函中因蠹食神僊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  
以致神僊而上昇張子感之乃書神僊字碎剪實於瓶  
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  
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  
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  
之多年方謝世



舊唐書初劉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關口闢因磔裂食之惟盧季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

禽獸知母不知父

蕃人先母而後父

晉書文帝引阮籍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按儀禮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評曰初閱晉書至阮嗣宗所稱禽獸

知母而不知父未嘗不駭其言之無稽也及讀儀禮子夏傳乃知古人一諸謔間亦自有本雖然以經傳資諸謔母乃傷化之尤乎

舊唐書安祿山請爲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玄宗恠而問之對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大悅遂命楊銛已下並約爲兄弟姊妹

阮籍聞喪而圍棋決賭

袁耽在艱而變服就局

晉書阮籍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齊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羹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

數升



又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爲士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未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叫絕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加以清議

付之鄉論

南齊烏程令吳郡顧昌玄坐父法秀宋太始中北征歿亡屍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

南史右僕射劉朗之遊擊將軍劉璩之子坐不瞻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家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

王悅爭道

周覆抑手

晉書王導嘗共其子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

南史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

字父

名母

卿夫

晉書胡母謙之酣醉常呼其父輔之字一日輔之正飲



謙之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

按彥

國輔之字又王濛亦呼父字

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過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

晉書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聽之

字夫

字叔

顏氏家訓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袁種字其叔

父曰繇

謝氏世無渭陽之情

劉毅無復甥舅之敬

世說謝宣映曾於公座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南史謝綯字宣映謝景重之子宋書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南史鄭鮮之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



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荅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

敝無存以室與弟

倉梧丙以妻讓兄

左傳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

其弟

中論蒼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

無讓焉

董叔紡於庭槐

王偃縛諸庭槐

國語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過問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旣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南史王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槐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

便面拊馬

麀尾驅牛

并志

卷七

三



漢書張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  
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有  
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  
於畫眉者按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圍卽古之便面也

晉書王導夫人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  
衆妾曹氏知將往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  
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

賜妬婦藥

賜妬婦酒

南史宋明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彦遠以善恭見親  
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之何如彦遠卒爾從旨其  
夕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妻勅  
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  
掃箒以此辱之

朝野僉載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皆國色妻妬  
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齋金胡餅酒賜之  
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妬不須飲之若妬  
卽飲柳氏拜救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  
輔翼遂致榮貴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  
也旣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  
令別宅安置

又國史異纂房玄齡事同



馬志 卷七  
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晉書王導料檢中書故事見周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南史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益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嘆曰天道若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酈況賣友

甄邵賣友

漢書酈商事孝惠帝吕后吕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况與吕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吕吕祿爲將軍軍于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北軍于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吕祿吕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吕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况賣友

後漢書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僞納陰以告冀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于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李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于溝中笞捶亂下大署



帛于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

袁粲門人

陸超門人

南史袁粲之誅也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人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甕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

又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旣敗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人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爲殯歛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卽死聞之者莫不以爲天道焉

自謂侯身

自稱三公

自稱僕射

三國志毛嘉魏明帝后父封博平鄉侯甚蚩駮語輒自謂侯身

北史胡慶爲左僕射每與人言自稱僕射 南史張敬



兒亦自稱三公

奪我鳳池

穢我鳳池

晉書荀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

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

北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趙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

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

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

圖簿自翫

豈鼓吹自娛

南史劉韞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圖簿羽儀

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

不解畫者指韞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

庸底類如此

又胡僧祐拜領軍將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

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荅曰我性愛

之恒須見耳出遊亦以目隨人士笑之

指韞形問韞見上

圖絢形問絢

南史康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

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

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



晉武帝就和嶠求李

齊武帝就虞棕求味

晉書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脍甚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南史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棕求味棕獻柵及雜肴數十與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棕求諸飲食方棕秘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杜畿不與劉勳大棗

桓崖不與桓玄好桃

杜氏新書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

杜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嘆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美言不能不嘆旣情愛餐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世說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枯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

使裂餅緣命撤去之

客削瓜皮乃取食之

北史王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



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客與王罷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罷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罷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

鷄卵賦人

鷄子寄抱

南史謝朓爲吳興太守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

朝野僉載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鷄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數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

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鷄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一莖十錢遂成五十萬

懷中得二銅疊

髻上得金叵羅

北史祖珽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

又珽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

實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

評曰若珽者可謂有竊疾矣

覓米爲作佳傳



遺金請作佳傳

晉書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立傳

北史介休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因論榮比韋彭伊霍又魏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

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

評曰南董所爲稱良史者歟不足以惕之也歟不足以惕之利何足以動之蓋自史家沒於利而世鮮實錄已

不以彙集示之

便取韋傳擲之

顏氏家訓云吾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

感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

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彙集示之

又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

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

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

謂玄成如此學也

初不識士衡

吾不識太傅

南史劉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

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

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



又張敬兒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誤解蹲鴟

誤用蹲鴟

大唐新語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撫掌大笑

顏氏家訓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荅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

呼鴟爲鴟雀

呼萑爲露葵

顏氏家訓實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族呼之爲鴟吾曰鴟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鴟賦云揚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鴟音雀侶鴟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

又梁氏有蔡朗諱純旣不涉學遂呼萑爲露葵而牆之徒遞相倣倣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萑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耳

以狀杜問韋陟

以美麇慶姜虔



舊唐書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迴判語有用狀杜二字者林甫不識狀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狀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又太常少卿姜度李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美麀之慶客視之掩口

美麀宰相見

伏獵侍郎

舊唐書戶部侍郎蕭炆讀伏臘曰伏獵張九齡曰省中豈得有伏獵侍郎

逆爲千字

先爲吉字

北史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千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

又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外



